

柯式來鉛華洗粒粒不再皆辛苦

印刷老店印記活字的足跡

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活字印刷，曾在中上環盛極一時、風光無限，成為當時香港的重要產業之一，養活不少港人。印刷工人摸着一排排灰灰黑黑的鉛字粒，從茫茫字海找出合適字粒，拼湊成有意義的文字，再以人手排版校對，量間距、配符號，最後付諸印刷，製成各式各樣的文字紀錄。每一粒文字都是印刷工人的心血結晶，活字印刷可謂名副其實的「粒粒皆辛苦」。屹立逾半個世紀的「光華印務」第二代店主任偉生娓娓道來香港印刷業的黃金時代。

大公報記者 葉漢亮

現時香港的中上環已可說是紙醉金迷的代名詞，「人間仙境」蘭桂坊、「美食天堂」蘇豪區、加上中資外商、金融機構聚集，中上環成為著名的繁華商業消費區域。難以想像上世紀50年代，在中上環一帶，士丹頓街、依利近街、鴨巴甸街、華賢坊西、歌賦街、永利街等，共有多達逾150間小型家庭式印刷店，附近亦衍生紙品、油墨、燙金、電版、鑄字行等相關行業，上世紀的50至70年代正是印刷業的全盛時期。

從上環皇后大道中開始拾級而上，經過「尋寶天堂」的摩羅上街，走過荷李活道，終來到西街的「光華印務」。步入「光華印務」，親眼目睹一盤盤沉甸甸的鉛字粒，今天已是「洗盡鉛華」，乖巧地排放在木椅上。店主任偉生坦言，活字印刷已完全被柯式印刷取代，昔日忙個不停的鉛字粒，現只餘下保育價值，待有工作坊舉辦時作示範用途。

家庭式店曾遍布中上環

「光華印務」由任偉生父親任朝光創立於1954年，任偉生10歲開始到印刷店幫手，由買字粒、裁紙樣、上油墨、裝印版、畫行距、操作印刷機等，慢慢學習印刷店運作，繼承父業。經營近60年的「光華印務」，養活任家三代人，見證香港活字印刷的興衰。

「光華印務」店中擺放的活字印刷機「風喉照鏡」，1970年出廠，任偉生說，是屬於德國製的半自動活字印刷機，距今雖約半世紀，但仍運作正常，說着說着，他已在動手示範，讓這位「老拍檔」顯顯功夫。他指出，鉛字粒有多種字型可供選擇，有楷書、仿宋、秀麗、長宋等，字粒的大小有七種，最細是六號，最大是特號，而鉛字粒剛中帶柔，常用的字粒會磨蝕，排版時要在粒背部用紙塊墊高，否則字粒會高低不平，印刷效果欠佳。

「90年代初，隨着最後一家『達興鑄字廠』結業，見證活字印刷正式沒落，印刷店亦要轉型，開始柯式印刷。」任偉生指出，當年上環有四間鑄字廠，分別為「永成」、「博文」、「建國」及「達興」，而英文字粒則要到灣仔的「中英美」，它們在柯式印刷出現後相繼結業。他一方邊排出字盤、字夾、銅尺等工具一邊說，當年香港印刷業養活不少人，家庭式印刷店遍佈整個中上環，明言印刷業的利潤高、收入不錯，左鄰右里都是行家，不時大家互相借字、借紙、借墨，鄰里關係和睦，充分體現同舟共濟精神。

料現時僅存不足10間店

他指着「風喉照鏡」旁的柯式印刷機說，活字印刷沒落，便開始做柯式印刷，但小型印刷店不斷被大型印刷集團侵蝕，生存空間愈來愈小，「大型印刷集團把利潤壓得極低，幾乎是以本傷人」，大部分印刷生意被大型集團搶去，家庭式印刷店相繼消失。

任偉生看看手上的舊相片，想到昔日香港印刷業的光輝日子，但現在被時代淘汰感到唏噓可惜。他估計，現時在中上環一帶僅存的家庭式印刷店不足10間，「相信待我們這一代老去，家庭式印刷店便會正式成為歷史」。



▲60-70年代，光華印務店向達興鑄字公司購買印刷用品的收據

◀風喉照鏡活字印刷機，印刷較小型卡片等



▶任偉生表示，「風喉照鏡」的柯式印刷機，活字印刷便開始沒落



屹立逾半個世紀的「光華印務」第三代店主任偉生娓娓道來香港印刷業的黃金時代

本報記者 林良堅攝



▲任偉生80年代初娶了同行印刷業的太太

本報記者林良堅攝

「印」出任家生活 承傳文化保育

1958年出生的任偉生，從事印刷業半個世紀，親身經歷香港印刷業的興旺交替。現處於半退休生活的任偉生表示，印刷店的生意不多，只是偶然有一兩張訂單，店內保留的鉛字粒及活字印刷機，只待有工作坊時才能發揮功用。任偉生除了熟識印刷業外，更是中西區的文化導賞員，中西區的歷史琅琅上口，中環街市、永利街、南北行等歷史如數家珍一一道出。

57歲的任偉生育有一子一女，但他不鼓勵子女入行，因行業式微被淘汰是不可避免事實，大勢所趨，難以挽回。他說，幸好近年保育文化興起，不少市民到店來參觀及體驗活字印刷，否則辛苦保留下來的鉛字粒、活字印刷機、各式各樣的活字印刷工具更快被人遺忘。

事業愛情與印刷業連起

活字印刷的步驟分別為：執字粒、排版、上墨、印刷、校對、裝訂，印刷完畢後便需要把字粒及油槽擦拭乾淨，把鉛字粒放回字盒備用，稱為拆版。

還字。任偉生指，整個活字印刷過程需約四小時，柯式印刷則一小時完成，活字印刷難免被新技術淘汰。

任偉生又談到與太太的一段情緣。任偉生認識了一位朋友的妹妹，大家都是行家，此便是後來的任太，80年代初兩人結婚，當時正值印刷業蓬勃，生意不絕，不時開夜趕工，任太則不辭勞苦，從旁協助丈夫的印刷工作，「印」出任家的生活，更「印」出香港80年代的繁華興盛。任偉生的一生可謂離不開印刷，無論事業及愛情均與印刷業連在一起。

活字印刷無奈成為歷史名詞，任偉生可是一部活生生的歷史書籍。數年前他開始擔任中西區文化導賞員，中西區的大小事物都好像難不到他。由舊上環街市西港城，見識昔日的大笪地、東華醫院，又可從中環街市起步，窺探中上環的古街舊巷、露天大牌檔，漫遊電影《歲月神偷》的永利街。他分享導賞團的有趣經歷說，最喜歡中年人來參與，因為他們愛發問，彼此有互動，有時又在導賞團巧遇街坊鄉里，大談當年往事。

活字印刷 畢昇始祖

中國的四大發明包括造紙、指南針、火藥，及活字印刷。早於隋唐年間，雕版印刷被廣泛運用。北宋宋仁宗慶曆年間（1041-1049年），印刷工畢昇發明「膠泥」活字印刷術，取代雕版印刷。其後木活字印刷、金屬活字印刷等相繼出現，以史為鑑，畢昇發明的「膠泥」活字印刷術，確為近代鉛字「字粒」的始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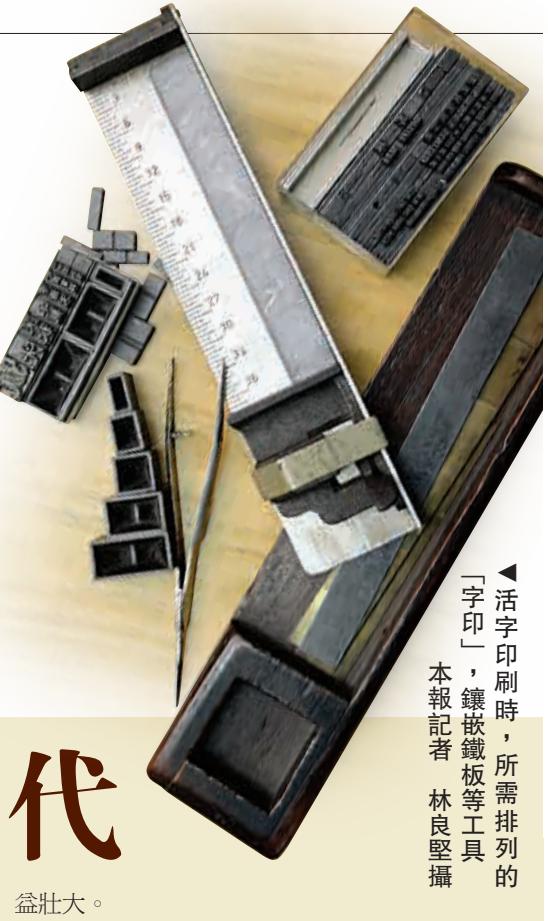
《夢溪筆談》記載指，畢昇應是名印刷的工匠，在長期的印刷工作中，發現了雕版印刷最大的缺點就是每印一本書都要重新雕版，不但花費大量時間，且印刷成本不菲。如果改用活字版，只需雕刻一副活字，不足或毀損之部分則再刻製即可，活字版日後可以重複利用，日後則不必再重新再雕版一次，排版印刷非常方便，也就是在此構想下，畢昇發明了活字版。

畢昇用「膠泥」刻字，使筆畫凸出，

每字單獨成為一個「印」，用火燒硬，製成「字印」。另置一鐵板，上敷松脂、蠟和紙灰合製成的藥品。印刷時，依文章把「字印」排列，鑲嵌在鐵板，再用火烤，使藥品稍熔化，再用一平板壓在「字印」上，使板面平整，待藥品凝固後，便可印刷。

畢昇的活字原料「膠泥」，指燒陶器用的黏土，製成活字後在陶窯中燒，燒成後的泥活字堅硬光滑。畢昇的活字印刷術包括製活字、排版、拆版、刷印、活字貯藏及檢索等工序，適用於印製篇幅及印數大的刊物。

惟膠泥活字容易損耗，不能耐久。至元朝（1260-1330年），王禎發明木活字，試印大德《旌德縣志》，全書六萬餘字，不到一個月時間，印成100部，證明效率奇高，這是現在所知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。其後，各種金屬活字相繼出現。中國的活字印刷術，更經由中東輾轉傳入歐洲。



活字印刷時，所需排列的「字印」，鑲嵌鐵板等工具

本報記者 林良堅攝

1950至80年 黃金時代

活字印刷曾是香港的重要經濟產業之一，1950至1980年代是香港製造業的黃金時代。據悉當時印刷行業收入不錯、兩餐無憂，有印刷廠只靠印製賀年利是封便夠一年的營運開支，手藝獨創者更月入十多萬元，會有印刷廠賺來豪宅及大型廠房。

本港50年代初，香港的印刷企業已有500多間，其中約有75%屬中型企業，也有少數擁有資產數百萬的大型印刷廠，以及家庭式經營的印刷店。由於香港早期的報館及洋行多集中於中上環，故此一帶衍生大量印刷業相關的小店，包括印

刷、紙品、油墨等。

香港活字印刷的發展，自1960年代《天天日報》購入全球首部滾筒柯式印刷機，從此「執字粒」的印刷方式開始轉為植字方式，印刷亦由滾筒印刷提升至高速柯式印刷。

60至70年代，由於香港擁有深水港口和自由寬鬆的貿易環境，衆多加工業如玩具、手表、服裝、電子、塑料製品等相應地蓬勃發展起來，形成以香港為中心的加工生產集散地。香港工業的快速發展，加上在出口外銷工業產品時需要大量包裝印刷品，從而促使香港的包裝印刷業市場日

益壯大。

當時國際著名出版商如朗文、牛津，以及讀者文摘等多本國際雜誌，都樂意把旗下書刊付港印刷，並逐步把地區總部設在香港，使香港的印刷出版業進入快速發展階段。1970年代末，香港已成為遠東重要的國際出版印刷中心。

據資料顯示，60年代的香港共有600多家印刷廠，70年代已增至1500多家，僱員也增加至近2萬人，增長頗為迅速。自1980年代初中國大陸改革開放，內地生產成本低廉，香港的製造業包括印刷業開始北移，家庭式印刷店步向夕陽。